

聖武記

冊四

書大覽

聖武記卷七

邵陽魏源撰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

有觀于西南夷者曰曷謂苗曷謂蠻魏源曰無君長不相統屬之謂苗各長其部割據一方之謂蠻若粵之獐之黎黔楚之猺四川之獠之生番雲南之裸之野人皆無君長不相統屬其苗乎若漢書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在宋爲羈縻州在元爲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土司其受地遠自周漢近自唐宋而元明賞功授地之土府土州縣亦錯出其間其蠻乎蠻強則羣苗亦供其指嗾明代播州蘭州水西麓川皆勤大軍數十萬殫天下力而後剋平之故雲貴川廣恆視土司爲治亂

國初因明

制屬平西定南諸藩鎮撫之康熙三年吳三桂督雲貴兵兩路討永西宣慰安坤之叛平其地設黔西平

遠大定威甯四府

三桂統滇十鎮兵由畢節七星關入而分兵扼大方遏其衝逸令提

督李本深統貴州四鎮兵由大方之六歸河會剿而屯糧于三岔河首尾夾攻檄中誤書六歸爲陸廣于

是本深兵及黔蜀糧盡屯陸廣三路聲息隔絕三桂受困兩月糧盡援隔適本深禽賊謀訊知其狀整兵

入援圍

三藩之亂重啗土司兵爲助及叛藩戡定餘

威震于殊俗至雍正初而有改土歸流之議初明洪

武中未下滇先平蜀招服諸蠻故烏蒙烏撒東川芒

部四軍民府舊屬雲南者皆改隸四川然諸土司皆

去川遠去滇黔近烏蒙東川近滇烏撒鎮雄播州近

黔嘉靖中雖改芒部爲鎮雄府旋因隴氏之亂仍革

流歸土雖命東川兼聽雲南節制仍不屬滇而屬川

惟萬曆中改播州爲遵義平越二府分隸黔蜀其餘

各土司則皆去成都二千餘里去滇黔省會僅數百

里滇黔有可制之勢而無其權四川有可制之權而無其勢土蠻不耕作專劫殺爲生邊民世其荼毒疆吏屢請改隸而樞臣動諉勘報彌年無成畫雍正初世宗憲皇帝勤求民瘼鰥寡有辭于苗四年春

以鄂爾泰巡撫雲南兼總督事奏言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而苗疆多與鄰省犬牙錯又必歸并事權始可一勞永逸卽如東川烏蒙鎮雄皆四川土府東川與滇一嶺之隔至滇省城四百餘里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去冬烏蒙土府攻掠東川滇兵擊退而川省令箭方至烏蒙至滇省城亦僅六百餘里自康熙五十三年土官祿鼎乾不法欽差督撫會審畢節以流官交質始出益無忌憚其錢糧不過三百餘兩而取於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計兩土

司一取子婦則土民三載不敢昏土民有罪被殺其親族尚出墊刀數十金終身無見天日之期東川雖已改流三十載仍爲土目盤踞文武長寓省城膏腴四百里無人敢壑若東川烏蒙鎮雄改隸雲南俾臣得相機改流可設三府一鎮永靖邊氛此事連四川者也廣西土府州縣峒寨等司五十餘員分隸南甯太平思恩慶遠四府多狄青征儂智高王守仁征田州時所留設其邊患除泗城土府外餘皆土目橫于土司且黔粵向以牂牁江爲界而粵之西隆州與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斗入苗寨寥闊文武動輒推諉應以江北歸黔江南歸粵增州設營形格勢禁此事連廣西者也滇邊西南界以瀾滄江江外爲車里緬甸老撾諸土司其江內之滇沅威遠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諸夷巢穴深邃出沒魯魁哀牢間無事近患腹

心有事遠通外國自元迄明代爲邊害論者謂江外
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此雲南宜治之邊夷
也貴州土司向無鉗束羣苗之責苗患甚于土司而
苗疆四周幾三千餘里千有三百餘寨古州距其中
羣砦環其外左有清江可北達楚右有都江可南通
粵皆爲頑苗蟠據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開江路
以通黔粵非勒兵深入徧加剿撫不可此貴州宜治
之邊夷也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習
風土故因地制宜使之鄉導彈壓今歷數百載相沿
以夷治夷遂至以盜治盜苗倮無追賊抵命之憂土
司無革職削地之罰直至事大上聞行賄詳結上司
亦不深求以爲鎮靜邊民無所控訴若不剷蔓塞源
縱兵刑財賦事事整飭皆治標而非治本其改流之
法計禽爲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爲上勒獻次之惟

制夷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誠能賞罰嚴明，將士用命，先治內，後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實雲、貴邊防百世之利。

世宗知鄂爾泰才必能辦寇，卽詔以東川烏蒙鎮雄三土府改隸雲南。六年，復鑄三省總督印，令鄂爾泰兼制廣西。於是自四年至九年，蠻悉改流，苗亦歸化。其治川邊諸土司也。用兵最先，初以烏蒙鎮雄兩土府相狼狽，而東川六營土目附和之。四年夏，先革東川土目，卽進圖烏蒙。時烏蒙土府祿萬鍾、鎮雄土府隴慶侯皆年少，兵權皆握于其叔祿鼎坤、隴聯星。鄂爾泰令總兵劉起元屯東川，招降祿鼎坤，惟祿萬鍾制于漢奸，約鎮雄兵三千攻鼎坤于魯甸。鄂爾泰遣游擊哈元生敗之，又檄其相仇之阿底土兵共擣烏蒙，連破關隘，賊遂走。鎮雄、鄂爾泰復招降隴聯星，而祿鼎坤亦以兵三千攻鎮雄之脅。兩酋

皆遁四川。于是兩土府旬日平。以烏蒙設府。鎮雄設州。又設鎮于烏蒙。控制三屬。時四年十二月也。初爾泰閱兵貴州。奇游擊哈元生才。攜赴東川。委以烏蒙鎮雄之事。元生故材武。膽略絕人。感爾泰知遇。奮冒矢石。屢立功。至大將。平西南夷多其力。其東川法戛土目祿天祐烏蒙米貼土目祿永孝。尚各據巢患邊。六年春遣兵破禽法戛。又遣副將郭壽域以兵三百捕米貼。賊逃渡小金沙江。糾四川沙馬司及建昌涼山各夷獯數千。潛回襲陷官兵。爾泰遣總兵張耀祖參將哈元生三路搜討。

詔四川建昌永甯官兵聽爾泰節制。于是自小金沙江外沙馬雷波吞都黃郎諸土司地直抵建昌。袤千餘里。皆置營汛。形聯勢控。并禽雷波土司楊明義。而哈元生回軍復敗阿盧土司之衆數千。屯田東川。歲收二萬餘石。課礦歲萬

金資兵餉事甫定而八年秋復有烏雄鎮之變初祿鼎坤之降也覬襲土職故調遣無不聽命先送妻子質省城而自率土兵從征鄂爾泰奏賞守備以禽賊橄欖壩功擢河南參將入

京獻見怏怏失望其

子祿萬福乞回魯甸治產見總兵劉起元軍律不肅陰會其舊部謀變時烏蒙商民萬計有險可扼且賊止標弩無大礮而劉起元惟媮餒賄和賊遂陷鎮城盡戕兵民徧煽東川鎮雄及四川涼山蠻數萬叛鄂爾泰奏言臣用人僨事請別簡大臣總督三省暫假臣提督將兵討賊雪憤

上慰留之爾泰調官兵

萬餘土兵半之三路進攻先令總兵魏翥國率兵二千七日馳抵東川得不陷而魏翥國旋爲祿鼎明刺

傷

時鼎坤妻子及弟留滇省城鼎明力求赴軍招撫及至東川見賊勢已盛亦卽遣其奴陰煽內外爲

官兵所獲鼎明遂拔刀突刺傷魏翥國被禽乃盡下祿氏妻子于獄乃以官祿代魏翥

國烏蒙委總兵哈元生副將徐成貴而鎮雄則委參將韓勳勳以兵四百扼奎鄉敗賊四千連破四寨次三日復以兵千五百敗賊八千斬首二千餘盡焚其壘其烏蒙一路哈元生以千餘兵先至得勝坡遇賊二萬其黑寡暮末二渠皆萬人敵黑寡持長槍直犯元生元生左格槍右拔矢應手殪之又射殪暮末卽竿揭二首以進賊奪氣再戰再捷進至倚那岡賊數萬連營十餘里我兵三千土兵千夜設伏賊營左右而嚴陣以待黎明賊數路來犯不動將偪陣礮起大呼奮擊山後伏兵左右夾攻賊大潰盡破其八十餘營獲甲械輜重山積卽日抵烏蒙軍聲大振賊望見元生旗卽反走時元生兵不滿六千卽分兵一由魯甸通東川一由龍洞山援鎮雄復四出搜剿而提督張耀祖總兵官祿擁兵萬有二千屯東川不進時賊

踞魯甸巢穴而扼三關爲門戶三關者大關伐烏關沙豆關也爾泰恐元生軍孤急檄東川兵四千渡江赴元生軍而韓勳亦以鎮雄兵來會連奪三關之險鄂爾泰先檄川兵扼涼山及金沙江走路時祿萬福兄弟族黨盡匿東川巧家營張耀祖遣兵三千惟責令縛獻不應爾泰檄徐有貞一戰悉禽之祿鼎坤亦自河南逮至訊實伏誅乃增烏雄鎮額兵四千以徐有貞鎮之以蔡成貴代張耀祖而逮官祿治罪

其治滇邊諸夷也先革土司後剿裸夷其土司改流者若霑益土州安于蕃鎮沅土府刁斡及赭樂長官土司威遠州廣南府各土目先後劾黜而以同知劉洪度權知鎮沅府惟刁氏之族舍土目不肯獻所占民田煽糾威遠黑裸于五年正月夜圍知府劉洪度縛于柱而戕之旋爲官兵所殄其逸誅者于次年春

夏多暴病見洪度奮擊而死

詔祠之于是盡徙

已革土司土目他省守置并搜剿黨逆之威遠新平諸猺冒瘴突入禽斬千計而我將士亦患瘴死二百餘又進剿瀾滄江內孟養茶山土夷卽明王驥兵十二萬大舉再征諸蠻驚謂自古漢兵所未至者也兵至遁緬兵退還巢自明以來無善策鄂爾泰于六年五月先檄車里土兵截諸江外官兵各持斧鋤開路焚柵湮溝連破險隘直抵孟養據蠻坡通餉道其六茶山巢穴四十餘寨窮日力不能徧搜一箐及搜至賊又他遁乃用降夷鄉導以賊攻賊于是深入數千里無險不搜惟江外歸車里土司江內地全改流升普洱爲府移元江協副將駐之于思茅橄欖壩各設官戍兵以扼蒙緬老撾門戶于是廣南府土同知富州土知州各願增歲糧二三千石并捐建府州城垣

孟連土司獻銀廠

永昌邊外

怒江野夷輸皮幣

維西邊外

而老

撾

即古越裳氏

景邁二國

即八百媳婦國

皆來貢象緬甸震焉

其治黔邊諸夷也首尾用兵凡五六載終于古州

而始于廣順州之長寨寨據各苗之腹擴橫一方前

總督高其倬誘禽阿近議設營汛以控前後左右各

寨苗力撓抗四年夏官兵焚其七寨未獲首逆副將

劉業浚即退營宗角且言三不可剿鄂爾泰駁以三

不可不剿令總兵石禮哈搜討盡殲首從勒繳弓弩

四千三百餘毒矢三萬餘皮盔皮甲刀標各數百建

參將營分扼險要易服薙髮立保甲稽田戶于是乘

威招服黔邊東南西三面廣順定番鎮甯生苗六百

八十寨鎮甯永甯永豐安順生苗千三百九十八寨

地方千餘里直抵粵界鎮遠清水江者沅水上游也

下通湖廣上達黔粵而生苗據其上游曰九股河曰

大小丹江沿岸數百里皆其巢窟致古州八萬土沃夷淳隔於諸苗不能嚮化三省中梗古州者有裹有外裹古州距黎平府百八十里卽元置古州八萬洞軍民長官司所也地周八十餘里戶四五千口二萬餘都江溶江界其左右合爲古州江由此東西南北各二三百里爲外古州約周千二三百里戶數千口十餘萬可敵兩三州縣環黔粵萬山間奧而曠沃而衍榛狃而淳樸別有天地爲全省所不及而諸葛營踞其中倚山面川俯視全境相傳孔明駐軍之所尤據形勢張廣泗守黎平輕騎深入周勘倡議置鎮諸葛營扼吭控制而其外戶爲都勻八寨內戶爲丹江清江門戶不闢則堂奧未可圖也乃于六年夏先創八寨以通運道分兵進攻大小丹江出奇設伏盡焚負固之雞講五寨苗竄伏山箐無所得食相繼赴軍

乞降飲血刻木埋石爲誓明年乘勝沿九股河下抵
清水江時九股苗爲漢奸曾文登所煽言改流升科
額將歲倍且江深崖險兵不能入及官軍至以農忙
佯乞撫廣泗亦佯許之而潛舟宵濟扼其援竄突擣
其巢又敗其夜劫營之賊填濠拔櫬冒險深入苗四
山號泣縛曾文登以獻于是清水江丹江皆 奏

設重營以控江路令兵役雇苗船百餘赴湖南市鹽
布糧貨往返倡道民夷大忭估客雲集古州自昔奧
樸自 國初吳三桂死僞將馬寶兵由楚竄滇取

道古州諸苗遮獲其大砲重甲火藥由是械鬪日獷
狠而上下江尤甚上江爲來牛定日下江爲溶洞當
廣泗初至苗皆謂官兵不能久依違從撫及聞諸葛
營建城堡遂羣起拒命八年秋苗潛謀劫營官兵夜
半集苗船數十束爲浮橋攻其不備勒繳槍刀甲弩

萬有二千，又進攻上江之來牛定。日，苗夜聞繞寨人馬聲，視之寂然。如是者三，及五鼓甫寢，而兵至，禽斬四千，獲砲械無算。其下江溶洞之深遠大箐，危峯障目，皆伐山通道，窮搜窟宅，神焦鬼爛，百里內外咸震。競負弩絡赴，乃徧勘上下江，濬難險，置斥堠，通餉運。其都江清水江之間，有丹江橫貫，惟隔陸路五十餘里，開通則二江爲一，乃突擣梗頑，奪地闢險。于是楚

上以廣泗招

撫古州，不煩兵力。由知府逾年擢至巡撫，及紛紛用兵，慮生事。七年，遣侍讀春山牧可登，至軍察之，并頒犒師銀十萬兩。鄂爾泰約廣西巡撫金珙赴貴陽會籌邊事，乃議黎平府設古州鎮，而都勻府之八寨、丹江鎮、遠府之清水江設協營，增兵數千，爲古州外衛。後復改清江協爲鎮，與古州分轄。

其治粵夷